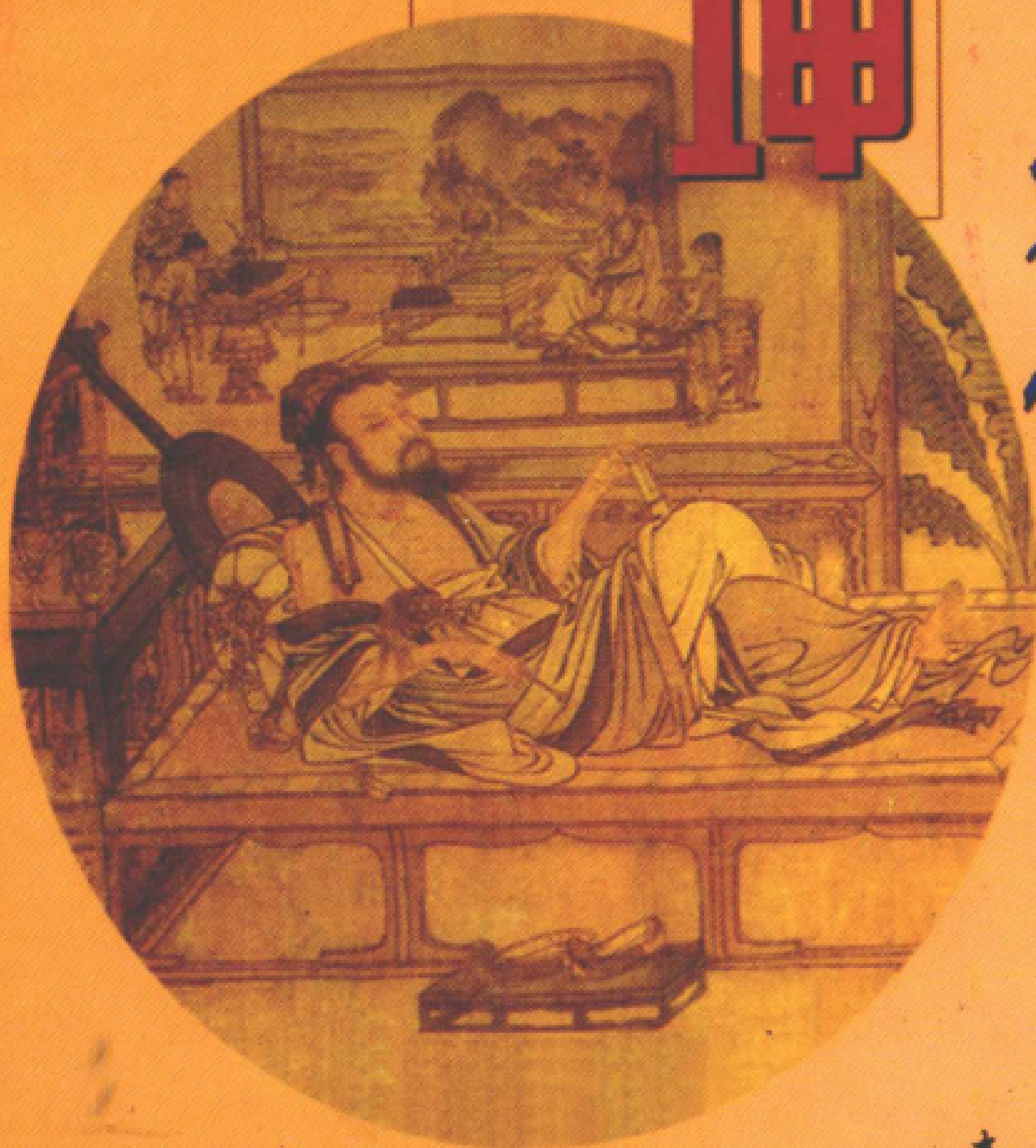


历史传奇文学丛书

外传

庞振坤

混世奇才



秦俊 /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责任编辑：高荣堂

封面创意：刘黎明



秦 俊

河南邓州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大学毕业后，从事历史研究，发表文章近百篇，受到美国、港台同仁赞扬。自1987年由历史研究切入文学创作，已出版长篇历史小说八部(含合著)，有四部被改编为电视剧，其中《别廷芳传奇》(14集)，获河南省电视剧第一届“大河杯”三等奖；《光武帝刘秀》(28集)。本书亦被改编为39集电视连续剧，已在国内外电视台播出。

ISBN 7-80606-332-3



ISBN7-80606-332-3/G·75

定价：16.80元

目
录

第 一 回	1
雍正帝寝宫惊恶梦 石尚书星台话吉凶	
第 二 回	11
弄巧成拙大顺蒙难 说古论今振坤脱险	
第 三 回	23
为读书巧施灯笼计 拒借银气坏老外公	
第 四 回	33
纨绔人结伙害振坤 聪明儿设计惩恶少	
第 五 回	42
人作驴自讨没趣 三结掌同窗相争	
第 六 回	50
賒棺材黑漆作白银 渡严陵瞎翁遭戏弄	
第 七 回	59
施小计泼妇改过 买鸡蛋振坤装傻	

第 八 回	人非宝宝不如人 礼非石石却作礼	67
第 九 回	财迷转向卖罐耳 贼喊捉贼又赔银	81
第 十 回	搬弄是非嘴吃亏 望文生义人丢尽	96
第 十 一 回	讹人田自寻短见 吃西瓜翻穿皮袄	110
第 十 二 回	庞振坤智惩溜须客 三粉黛巧戏相面人	119
第 十 三 回	昧工钱牛儿遭耍 巧讨债驴儿吐气	134
第 十 四 回	抓纸蛋因祸得福 吻五女立地成佛	153
第 十 五 回	蠢知府自讨没趣 贤大人微服出访	165
第 十 六 回	云雾散光祖会故友 鹊桥成振坤迎新人	172
第 十 七 回	错认母笑坏骑驴女 治淫妇羞煞张肉头	180

第 十 八 回	195
刘大栓三番遭戏弄 刁大花抗婚命归阴	
第 十 九 回	207
好店家重才轻利 孬老财见利忘义	
第 二 十 回	215
至死不忘敛财事 心有灵犀一点通	
第二十一回	225
黑周仓代父出征 傻店主送驴比瘦	
第二十二回	235
盘学问左传倒背 张正义箩筐遭审	
第二十三回	243
贪小利王荷花偷情 盗毛驴黄大久悔过	
第二十四回	254
赖婆娘受唆上公堂 张木匠破镜又重圆	
第二十五回	267
断烟袋钱串儿出丑 索娇妻白秀才喊冤	
第二十六回	277
黄御史拈花惹草 大黑熊妒心似火	
第二十七回	286
岑溪县老夫寻短见 柳林村老妻又遭骗	

第二十八回	298
庞知县开仓赈灾 朝廷佬兴师问罪	
第二十九回	306
借人种鸡飞蛋打 玩石头瞒天过海	
第三十回	314
赤脚鬼出师不利 阎罗王四战皆北	
后 记	324

● 第一回 ●

雍正帝寝宫惊恶梦
石尚书星台话吉凶

夜晚的紫金城,笼罩在神秘的紫气里,威严中透出几分深沉凄凉。大清国雍正皇帝和他的宠妃并肩躺在薄如蝉翼的锦帐里,宠妃面带微笑睡得香甜而又安祥。雍正帝则面带愁容,不停地翻身。也不知过了多久,大概是一个多时辰吧,他才昏昏睡去,三魂六魄悄不声息地从他的耳朵、鼻子、嘴巴和双目中爬了出来,悠悠然然飘出皇宫,在紫金城上空游荡。一轮碾盘大的红日喷薄而出,愈升愈高,如同一个硕大无比的火球,把个北京城烤得蒸气腾腾,满城汗臭味。走啊,避暑去!走啊,找皇上去!不知谁这么嚷了一句,王公大臣,富商大贾,纷纷从富丽堂皇的宅院中走出,向朝阳门涌去。

朝阳门外有一官道,乃黄沙铺成,平如镜,直如线,一漫东南,直达热河。

说起热河,雍正帝的心情更加烦躁起来。他的阿玛,也就是他的父亲康熙,八岁继承皇王,十四岁亲政,除鳌拜,平三番,统

一台湾,亲征噶尔丹,干了五六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被奉为大清国第一英主。英主虽说不贪女色,但由于妃子太多,竟为他播下了三十多个龙子。在这诸多龙子之中,雍正帝排行第四,他自小不务正业,浪迹江湖,学会了酗酒斗剑。他经常仗剑云游,遇见剑术高超的侠客,必要折节下交,甚而结拜成异姓兄弟,进而向他们学习高超的剑术。因此,康熙皇帝对他极为不满,称他是无赖子弟,一向不假词色,使雍正很怕见他,然而,又极想见到他。

康熙已经六十九岁,岁数倒不算甚大。然而就是皇帝之中,能够活到他这个岁数,已属凤毛麟角。何况,他在皇帝的宝座上一坐就是六十一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于后事的安排,也就是皇帝继承人问题,尽管他早已成竹在胸,却迟迟不愿公告于天下。这内中有两个原因,一来怕公告过早,使未来的皇帝成为众矢之敌;二来人越是上了年纪,越是贪恋权位,这大概是中国那些大权在握者的一个通病。你看,拖来拖去,直到把自己拖到热河的病床上,这才慌了手脚。

热河是康熙的行宫,风景秀丽,四季如春,盛夏的气温没有超过摄氏 14 度的。这里有避暑山庄、木兰围场、殊像寺、疯魔岭、棒槌山、蛤蟆石、青莲岛、热河泉、外八庙等奇观异景二十余处。每到立夏之后,康熙总要带上他的宠妃、近臣,到这里避暑、行猎、习武。今年亦不例外,但他万万没有想到,那只金钱豹,明明被他射中了要害之处,何以未死,竟嚎叫一声朝他扑来,致使战马受惊,将他跌了下去,若非妻弟隆科多挥刀斩杀了金钱豹,后果不堪设想。他受了这场惊吓,卧病在床,药石无效。三十几个龙子星夜驰向热河,轮番守护在他的身旁。唯有雍正例外,皇上实在不愿见他,借口要他协助大将军年羹尧镇守京城,将他支回了北京。一月前,热河传来消息,说是皇上在世的日子不会太

久了。他心急如焚,以日行四五百里的速度赶到热河,却被皇上骂了出来。若不是母舅隆科多苦口婆心地劝说,他真想潜入行宫,一刀劈了康熙……

若照隆科多的推测,康熙顶多能活一个多月,可如今,已经四十二天了,热河那边为什么仍没有一点消息?

他实在等不下去了,施展腾云之术,不足一个时辰,便来到了热河行宫,宫门外有个人儿,东张西望,一副焦虑模样,这不是他的母舅隆科多么?他急急按落云头,站在母舅面前,小声叫道:“阿舅。”这一喊,把隆科多着实吓了一跳。他又惊又喜:“禔儿,你来得正好。”禔儿是雍正的乳名。

隆科多小声说道:“随我来。”他将雍正引到一个极其秘密的地方,从金匣子里取出一个黄绢丝布写成的诏书,慢慢地展将开来,“传位十四皇子”,六个朱色大字赫然入目,犹如当头一棒,差一点把雍正击昏在地。他身子虽说没有倒下,但目光充满了绝望和愤慨。这目光一晃即逝,代之而起的是仇恨、冷峻和沉思。

“阿舅!”雍正满面诡谲道:“我有个极好的主意,不知阿舅愿不愿意给甥儿帮忙?”

隆科多眉毛一扬道:“什么主意?请禔儿明示。”

雍正跨前一步,贴着隆科多耳朵,嘀咕了一阵。隆科多面色一忽儿变了几变,怀疑、吃惊、恐惧。那头,不由自主地摇了几摇。

雍正手按宝剑厉声斥道:“你真的不愿意给甥儿帮忙么?”

隆科多倒退两步,以惶恐不安的目光盯着雍正。

雍正的目光充满了凶惨和歹毒,他的双脚朝前移了两步,那剑抽出半截又缩了回去,阴惨惨道:“阿舅,甥儿的武功和甥儿的为人您是很清楚的,甥儿请您好好权衡权衡。”

这有什么好权衡呢？不改诏书，脑袋难保，改了诏书，大不了也是个死，如果命运好的话，不仅保住脑袋，兴许还会成为新皇帝的座上宾呢！这么一想，心情渐渐平静下来，提起朱笔，在“十”字顶端加了一横，在“十”字那一竖的末尾加了一钩。

雍正满意地点了点头，迈着轻松的步子朝病榻上的康熙走去。昏迷中的康熙双唇微动，似有什么话要说。雍正赶紧将嘴巴凑了上去，小声问道：“阿玛，您要做什么？”

“我怕是不行了，胤禔呢，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阿玛，孩儿回来了，孩儿就是胤禔呀！”其实，真正的胤禔是他的同胞兄弟十四皇子，也就是真正的皇位继承人。

康熙嚯地睁开双目，兴奋而又激动地说道：“禔儿……啊……”待他看清了眼前这张讨厌的面孔，惊愕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但他心里如同明镜一般，他知道他被隆科多出卖了，愈是明白，愈是有一种受辱的感觉。他自十六岁智除权臣鳌拜以来，集大权于一身，何曾有人对他有半点不恭！而今可好，一个小小的隆科多，竟敢勾结他的四犬子，夺取大清国皇帝玉印，这不是骑在他的头上拉屎么？他愈想愈气，怒发冲冠的康熙，抓起一串念珠照着雍正劈头打了过去。不要说生命垂危的康熙，就是身强力壮的人又怎能轻而易举地打中精通武术的雍正？雍正轻轻一闪，念珠就从头上飞了过去。雍正捡起这串念珠，立刻对着康熙跪了下来，高声说道：“谢谢父皇！”这一响彻行云的话，被前来探望康熙却又被隆科多阻拦在外的众皇子听到了。而康熙呢，由于急火攻心，立刻魂飞魄散了！

雍正又惊又喜，但不得不装出十分痛心的模样，嚎叫一声哭道：“父皇，您不能走啊！……”

他凭着这串念珠，凭着篡改过的“传位于四皇子”的遗诏，登

上了皇帝宝座。

他登位不到三月,就开始了诛灭异己的活动,胤禔首当其冲。那胤禔性如烈火,遇害前痛骂雍正帝,声言:“今生不能继皇位,来世定要覆满州!”雍正怕他在京城作祟,竟将他葬在数千里之外的长白山下。

他不只要消灭异己,还要杀人灭口。隆科多是他的亲舅、死党,为他当皇帝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不愿意让自己的把柄握在别人手里,罗织了许多罪名将隆科多斩首示众。

通过诛灭异己,杀人灭口等方式,他的统治稳固下来。照理他的心情应该是很轻松愉快的,但他的心情一天也没有放松下来,时时刻刻都担心着别人也会用阴谋手段谋取他的皇位。他既怕活人,又怕死人,每当忆起胤禔被杀的场面,总是心惊肉跳。日前,有大臣来奏,长白山有一神鸟,高五六尺,毛羽如锦,群鸟环绕,向西南飞去。那长白山正是胤禔的墓穴所在,他如何不惊!自此之后,整日里提心吊胆,夜不安寝,睡梦中也抱着他的传国玉玺。他忽觉窗外有些异样,举目视之,却原是胤禔骑着神鸟破窗而入,一把夺过他的传国玉玺,腾空而去。雍正帝亦腾空而起,追呀追,一直追到桐柏山下,双方相距也不过三尺有余,眼看胜利在握,孰料从地下拱出一条大肚子铁牛,哐的一声长鸣,那神鸟展动双翅,一头扎进铁牛口中,正惊疑间,铁牛身后蹿出一只硕壮的黑狗,伸着鲜红的舌头向他扑来,吓得他魂不附体。及醒,乃是南柯一梦。他忽地坐了起来,惊得宠妃亦起,柔声问道:“皇上,您?”

雍正不语,二目呆滞,活象一个泥塑人儿。

她伸手去摸他的额头,被他一把推了个仄歪,差点跌下龙床。她是他的宠妃,他对她百依百顺。奉君月余,还从未见他发

过这么大脾气。她哭了,哭得那么伤心,肩头一耸一耸的。

“滚!”

侍君的十几个太监慌慌张张闯进来,哭声嘎然而止。宠妃红着脸,一把抓过锦单裹住了玉肌般的酥体,越发显得娇媚动人。

太监们自知莽撞,竞相往外溜。

“老温头!”

殿后的那个圆脸、白发老人听到皇上叫他,犹如蝎子蜇了一般,两腿一软,跪在地上,颤声道:“奴才在!”

“速宣石文英进宫!”

石文英者,乃当朝礼部尚书,他通天文、晓地理,尤精圆梦术,奉诏后马不停蹄赶到皇宫。雍正的梦还没有讲完,他便惊出了一身冷汗。他沉思良久方道:“皇上……”欲言又止。

雍正帝急不可耐,二目直盯着石文英。

石文英噤声道:“皇上赦臣无罪,臣方敢言。”

“讲,朕赦你无罪。”

石文英轻叹一声道:“神鸟本是祥瑞之物,百年不遇。民得之可王,王得之社稷永固,今不幸落入奸人之手,祸迫眉睫矣!”

雍正帝面如蜡纸,颤抖着声音道:“难道就没有挽救的法子么?!”

“这……”石文英匆匆走出寝宫,伫立于黄色大理石砌成的观星台上,手拈长髯,仰首夜空。

这是一个不大理想的观星天气,弯弯的月亮吊在西半天空,神态阴沉,稀疏的星星散布在灰蒙蒙的苍穹,懒洋洋的,好似久病初愈的老人。

雍正帝不知什么时候也登上观星台。他的脸,他的眼机械

地随着石文英的目光而转动。

蓦然，西南天空飞出一颗耀眼的流星，穿过拱极星枢，一头扎进灰蒙蒙的大地。

石文英一声惊叫，跌倒在地。

雍正帝不知所措。

老温头跌跌撞撞爬上观星台。

石文英扶着老温头肩膀站起来，不住地摇头叹气：“事情不妙啊！”他有气无力地诉说着。

“星空和人间一样，人间帝王将相都应天上的星宿。”石文英指了指拱极星枢那颗最亮的星星道：“它叫北极星，也叫天极星，就是人间的皇上。拱卫在北极星周围的十九颗星星，犹如皇上身旁的王公大臣。拱极星枢若是出现流星，朝廷就要发生大乱。北极星受了侵犯，天下就要易……易……”他的舌头发硬，干张嘴说不出话来。

雍正帝是何等聪明的帝王，早已明白了个中原委，又急又气，恨不得钻到地下，将那颗流星抠出来，碎尸万段！

石文英喘息片刻道：“皇上莫急，奴才倒有一个法子，不妨试上一试。”

雍正帝犹如溺水的孩童，好不容易抓到一根救命的稻草，甭提多高兴了。他二目直视石文英，满含期待之情。谁料那石文英竟像个绕舌的老妪，讲起了杨家将的故事。

雍正帝恼怒而又烦躁，使劲咬着嘴唇，以极大的耐力克制着自己。

石文英不紧不慢地讲道，宋朝有个杨继业，武功盖世，祖孙四代为保大宋江山，立下了罕世之功。而他的祖父却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穷秀才。这秀才因生活所迫操起了看风水的营

生。他的右邻姓赵,自幼在海边长大,水性极好,靠抓鱼摸虾度日。一日晚饭后,闲暇无事,二人坐在一块聊天。秀才问他在水中看到过什么奇异的东西没有?赵某说,看到过一条土龙,大概有三四丈长,张牙舞爪,模样儿挺怕人的。秀才大喜,当下扒墓揭棺,将父母尸骨焚为灰烬,装入一个白布袋里,送给赵某,反复叮咛道,请君将此袋塞入土龙之口,事成以百两纹银相谢。赵某暗自思忖一番,越思越觉得此事蹊跷,一不做二不休,亦将父母尸骨焚之,装入布袋,带下海去,塞进土龙之口,只听叭嗒一声,那土龙合上了嘴巴。他使劲地掰呀掰,连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也没有把它掰开,急得团团乱转。两丈开外,一根一尺多长的小木棍映入他的眼帘,欢欢喜喜拣了起来,迫不及待地插入土龙牙缝之中,使劲一撅,折为两半,一半入龙口。寻之,又得一锅片撅之,复断入龙口。万般无奈,将秀才之灰袋挂到土龙角上。龙者,人主象征也,入腹者为王,挂角者为将,故有郭、柴二姓相继称王,陈桥兵变,赵匡胤龙袍加身等之历史俗缘,杨家将则落了个露宿疆场的差事。

不知什么时候,雍正帝被这玄而又玄的故事打动了心,他静静地听,慢慢地思,忽而大彻大悟起来,不由得拍手叫好,喜形于色。

“不用讲了,朕明白了,明白了!”

他明白了什么呢?

他想起了他的老师彭始抟。

始抟字直士,号方洲,邓州彭桥人氏,祖上一贫如洗,卖柴路上,救活了被恶狼咬伤而奄奄一息的风水先生,那人为了报答活命之恩,带着他寻找地气,从邓州一直寻到浙川,又从浙川寻到西峡黑烟镇,方寻得一块风水宝地。又怕主人看破不卖,半夜掘

个土坑，葬了父母骨灰，总算占了那里的地气。父彭而述，官至云南布政使。自父而兄，一门三进士。

雍正帝慷慨陈词道：“世上万事万物，能得之则能失之，能生之亦能灭之。风水这东西亦如是。当年若是有人坏了海底土龙，焉有赵匡胤的陈桥兵变？若是坏了黑烟镇的风水，焉有彭家三进士？”他浓眉上挑，盯着石文英，语气激昂而亢奋：“自今日始，朕命你带上十名风水先生，沿桐柏山一线，跟踪寻气，务必根除，时限百日，事成朕封卿为大学士……”

石文英千恩万谢，兴冲冲下了观星台。他能不高兴么？满清一朝，不设宰相，大学士为内阁之首，也就是实事上的宰相。此职，他梦寐以求，也曾用尽了心机，未能如愿。今日，为皇帝一个恶梦，大学士的桂冠频频向他招手。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他决计要搏上一搏。经过精心挑选，物色了九个风水先生，冒着赤日炎炎，直奔桐柏山而去。沿着山脉，登高爬低，折腾了两个来月，一无所获，一个个蔫头蔫脑，似霜打一般。

“嗨，我这个人怎么这么糊涂！”石文英灵性突发，拍着大腿道：“那神鸟明明入了牛口，咱为啥老在这儿折腾！”于是乎，带上原班人马进了伏牛山。前后又忙了二十几日，还是一无所获。

这一日，他又进山寻气，走的慌张，没有顾上拉屎，行至半山腰有点憋不住了，胡乱寻了个地方，裤子一褪，拉将起来，好不容易挤出几个算盘珠子，骨碌碌顺山坡滚出一丈开外。这一滚，把他的灵气也给诱发出来。

“他娘的，我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呢？那神鸟不会呆在牛肚子里一辈子！撤，往牛屁股上撤！往牛尾巴能扫到的地方撤！”他神经质般地叫起来。

众人登牛头，越牛背，循牛尾，寻到了距伏牛山尾不到百里

的穰东镇。

穰东,古称涅,秦置为县,秦之名相魏冉封于斯,葬于斯。汉之医圣张仲景,南北朝时的著名画家宗炳概生于此。故有地灵人杰之称。镇南半里之遙有一小丘,状若卧牛,人称卧牛岗。岗下有沟,深约五尺,环卧牛岗一周。岗内有井,深约丈余,清澈见底,位于岗之西南。

卧牛岗原为乱坟岗,住着一穆姓人家。主人大顺,是个老实巴交的农夫,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无恩于人,亦无怨于人,只因彭始抟路过这里说了几句闲话,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穰东镇上住着一户劣绅,姓吴名富,家有良田三百余顷,子侄三十多个,延师就读,读来读去,竟没有一个金榜题名。他不说子侄不争气,反怪塾师无能,教书无方,重责一顿,逐出家门。这塾师带着满身血污,一腔怨气,顶风踏雪出了穰东镇。行至卧牛岗下,两眼一黑,栽倒在雪地上,被穆大顺救了起来,雪停后,又亲自套车将他送回湮滩老家,巧遇同窗好友彭始抟来访,哭诉前情,把个疾恶如仇的彭始抟气得两眼冒火。

这一日,天高云淡,彭始抟雇了一顶八抬大轿,直奔穰东镇。行至卧牛岗,喝令住轿,背剪双手,绕卧牛岗转悠起来。早有好事路人报了穰东地保。地保听说皇上老师到此,好不惊慌,亲率镇中名绅,吹吹打打,将他接进镇来,设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宴间,彭始抟嘱托地保道:“卧牛岗是风水宝地,不久将出贵人,尔要好生看待穆大顺。”

吴富心中骂道:“他娘的,这么好的事儿怎能让这个穷小子摊上了。”嫉妒之心顿生,恨不得将穆大顺生吞活剥。继而又思道:“他穆大顺憨头憨脑,食不果腹,只要多花几两银子,还愁这宝地不落入我吴某人之手!”想到这儿,不由得喜形于色。

●第二回●

弄巧成拙大顺蒙难

说古论今振坤脱险

送走了彭始抟，吴富当即托人传话穆大顺，愿出重金买下卧牛岗。

宝地的事，早传到了穆大顺耳里。他半信半疑，待到吴富找上门来，疑念全消，不由得兴奋异常。

“地是庄稼人的金饭碗，这卧牛岗是俺祖上留下来的，至我穆大顺，已历四代，我怎能忍心卖给他人！”穆大顺婉言谢绝了传话人。

吴富一计不成二计生，置了一份厚礼，亲赴卧牛岗，愿拿百亩良田兑换，遭到拒绝，遂怀恨在心。

“他娘的，不识抬举的东西，老子非让你的宝地变成废地不可！”

他挖空心思，还找了个阴阳先生为他出谋划策。那阴阳先生到卧牛岗转了一圈，说是宝地似人，也有鼻子也有眼，若是将它眼睛戳瞎，那宝地就变成了一块废地，哪还有灵气可言？他信